



窗外

郑建伟

世界上的人和事只要沾上“春”字,瞬间就变得喜气洋洋起来,立春、春运、春节、春天……都是如此。马年春节前,我乘坐的这列高铁简直“奢侈”得过分了,车厢里挂着红灯笼,车窗上贴着红窗花,行李架上摆满花花绿绿的年货,旅客们的脸上满是迎新年的喜悦。夜色被列车一点一点地甩在身后,离天津越来越近了。忽的,远处四五幢高楼排山倒海般地向列车“涌”来,隔着车窗把我“撞”得满眼金星,那一窗又一窗的灯光是家啊!

世界是对称的,当我们踏上回家的路,总有许多人轻轻地关上离家的门,火车司机就是这样一群人,大家亲切地叫他们“大车”。虽然同在铁路系统工作,但隔行如隔山,我自知对他们的了解只是皮毛,于是用了一个多个月时间,烦闷托窍动了天南地北的关系才略知一二。

夜幕降临,天空中飘着星星点点的雪花,来自山西太原的“张大车”孤零零地站在空寂的站台上等待接车。去年除夕夜是他上班29年中第28次值乘,当有的人因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而伤感时,他早已习惯了不在家过年。列车缓缓停靠在面前,他迅速拉起乘务箱进入司机室开始作业,“信号开放,车门关闭,到点开车”,列车准点发出。窗外万家灯火,他紧盯前方的信号灯,余光兼顾着司机室内的各种仪表和显示器,“仪表检查,显示正常……”他家住车站附近,距离线路只有100多米远,列车发出一分多钟后经过他家小区。他的眼力极好,用余光就能从灯火通明的众多窗户中锁定右前方正数第二幢楼中间层挂着一对大红灯笼的那扇,车窗总是与家擦肩而过,这是几十年来他与妻子、孩子的约定。列车驶离市区,窗外格外寂静,车灯刺破夜色照出很远,信号机一架一架地过,闭塞分区一个一个地过,接触网状态、运行速度、仪表盘反复扫描,他丝毫不敢怠慢,简单的动作周而复始全神贯注地做,根本无暇去想今夜是年。

2008年3月,我曾两次从北京西站出发乘坐火车进藏,一路上,车窗就像一个移动观景台让人尽览天路的神奇。今年春节前采访天路“大车”斯朗旺扎的过程并不顺利,一天连发了好几条微信都没回信息,第二天中午斯朗旺扎终于回复说上班要交手机,一会儿还要交,仅给了我30分钟时间。“一趟过四季,十里不同天,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他说在青藏铁路上开火车,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穿越区段温度有时相差40多摄氏度,含氧量不及平原一半,“大车”们都是吸着氧气开火车。2014年7月他第一次值乘,开车没多久,师傅就戴上了吸氧管,让他也戴上。他当时想,从小在高原长大,早就适应了,怎么可能高反?没想到到列车快到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时,他开始头疼胸闷呼吸急促,这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生命的禁区”。

拉林(拉萨至林芝)铁路是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全长435.48公里,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多、限速多、变坡点多,对平稳操纵的要求近乎苛刻。线路通车前,斯朗旺扎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承担了联调联试任务。为了尽快摸清线路的脾气,他把每座桥梁隧道、每条曲线和坡度都默默记在心头,在机车行驶过程中,把白板笔立在操作台上,如果笔倒了,他就在本子上记下车速、区段和手柄位置,每倒一次记一条,回宿舍后进行复盘,一点点揣摩操纵要领,白板笔倒的次数越来越少,车开得越来越稳,他积累的经验也越来越多。2021年6月25日,拉林铁路正式通车,复兴号内电双源动车组开上了世界屋脊,结束了西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并实现了对31个省市区的全覆盖。斯朗旺扎有幸作为首发列车

新年刚过,国内著名漫画家赵青云先生就寄来一本题为《世说马喻》的挂历。打开一看,12个月12幅画,全都是马。画面分别为小孩儿骑马、喂马、戏马、追马、赛马、给马讲故事、给马穿马甲、打马后炮、扫二维码等。一幅画一个故事,一匹马一种力量,寓意马年到了,跃马迎春,福至岁新。

谁不希望马到成功?像关羽一样,这边的酒还热着,那边就把敌方将领斩落马下。像白居易一样,凭着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声名大振。但任何的马到成功,都需要超凡的能力和绝佳的机会。谁不愿意一马当先?万军阵中,冲锋在前,立得头功,商场角逐,叱咤风云,财源广进,百争艳,一枝独秀,天下扬名;大小职场,如鱼得水,傲立群雄。但所有的一马当先,都考验着当事人的定力与内功。

在天津柳林街区的绿荫掩映间,几栋青砖灰瓦的建筑静静伫立,对称的屋脊线条勾勒出沉稳轮廓,底层水刷石基座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仍显坚实——这便是天津市总工会第二工人疗养院。从1956年作为劳动者康养之所诞生,到21世纪初因医疗格局变迁陷入沉寂,再到如今以创意枢纽的姿态重焕生机,这座建筑的命运流转,不仅是天津老建筑保护与活化的典型样本,更折射出一座城市对历史文脉的珍视、对时代需求的回应,以及在传承与创新间寻找平衡的深刻探索。

天津市总工会第二工人疗养院的诞生,植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语境。当时中国建筑界正进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梁思成等建筑大师倡导“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理念,主张跳出对传统元素的简单模仿,让民族建筑风格与现代功能需求深度融合。天津作为北方工业重镇与建筑文化重镇,有一批曾参与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测绘的建筑师,带着对中国古典营造技艺的深刻理解,将传统智慧融入现代建筑实践。1956年,第二工人疗养院在这样的背景下落成,总占地面积逾14330平方米,由疗养楼、餐厅、洗衣房、办公治疗楼四栋主体建筑构成,整体遵循“三段式”设计逻辑:底层水刷石基座奠定稳重基调,中层采用天津本地烧制红砖砌筑,镶嵌寓意吉祥的夔纹花纹,顶部覆盖灰色水泥石瓦的歇山式屋顶,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气韵,又因就地取材降低了建设成本。在当时,这座疗养院不仅是为工人提供身体疗养的场所,更承载着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怀。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建筑群历经强震却未坍塌,其精湛的建

司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列车缓缓驶进林芝站,当他隔着车窗看到身穿节日盛装的藏族同胞在站台上手捧哈达,载歌载舞时,眼睛不禁湿润了。

“刘大车”是在岗火车司机中为数不多的曾经开过蒸汽机车的一位。1990年10月,他成为一名司炉工学员,彼时蒸汽机车前有大气锅,后有煤水车,司机室在机车中间,运行时,司机室外有烟熏,里面有火烤,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工就像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夏天一身汗、冬天汗一身。司炉工的工作不仅是体力活儿,也是技术活儿。一路上,他双手握着大铁轴,从煤水柜里铲上满满一铁锹煤,一脚脚反复踩踏板打开炉门,铁锹到炉门口时右手腕用力一抖,煤“哗”的一声形成一个又一个扇面,稳稳落到炉膛里。那时火车开得很慢,50多公里的行程得走两个多小时,他要填差不多8吨煤。驾驶室特别简陋,不仅狭窄而且四处透风。由于瞭望视线不好,司机为了看清前方线路,在大雪天也得把头伸出窗外,寒风裹挟着雪片和煤灰打在脸上,跟刀割一样。一趟车下来,司机浑身上下全是煤灰,洗脸水都变成一盆黑汤,工作服必须一趟一换,否则就成了煤球。1999年12月,“刘大车”终于更换了坐骑,开上了东风4型内燃机车,蒸汽吃煤,内燃喝油,工作条件虽有所改善,但还是比较艰苦。司机室面积不足6平方米,内燃机噪声很大,柴油机油散发的的气味特别刺鼻。那时他跑太焦(太原至焦作)线,铁路穿越巍峨的太行山脉,线路两侧怪石嶙峋,桥隧相连,火车一出洞就上桥,窗外除了山还是山,风化的石灰岩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所以开车时要加倍小心,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大。

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高铁成为新时代中国的一张亮丽名片。从2008年到2026年,中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已开通运营近18年,用高速、便捷和安全不断密切着京津两地百姓的“双城生活”。天津机务段动车司机“魏大车”也在这条铁路上奔走了近18年。寒来暑往,华章日新,他驾驶的车型不断更新迭代,从运营初期的CRH2C、CRH3C动车组,到2009年4月改用CRH3型动车组,再到2018年8月1日全部更换为复兴号CR400BF型电力动车组,每一款车型的升级,都见证了中国高铁技术的不断突破与进步。驾驶环境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乃至电力机车相比简直是一天一地,驾驶室窗明几净,现代化设施齐全,操纵系统实现了全智能化,从过去的机械手柄变成了智能操控面板,各项运行参数实时显示,故障自动预警,大大降低了司机的劳动强度,也提升了行车安全系统。但“魏大车”始终没有放松要求,平常北京、天津一天跑两圈,赶上客流大再加跑两圈,他把每一次都当成第一单,认真开好每一趟车。旅客们隔着车窗看的是风景,“大车”们看的是安全,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核心是实现“眼到、心到、手到、耳到”的闭环控制。眼到,分层扫描,重点盯控,上看接触网、电杆,中看信号机、手信号,下看轨枕、线路和路基;正前方为主,左右兼顾,遇有曲线、隧道、雨雪雾加密频次。心到,预判预警、情景联动。手到,手比眼看,准备呼唤。耳到,监听联动、异常响应,听轮对、制动、电机等声音,结合车载报警、无线调动指令,快速处置异常。

列车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车窗像极了那张胶片,在面前或停或走,或缓或急,春运期间,每一张都照得烟火气满满。“大车”们窗外是一张张大特写,他们载着一大车的年。 题图摄影:范尧珍(左) 记者 张磊(右)

马年到

汪金友

现在在很多领域都建立了“赛马”机制。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伯乐越来越多,千里马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赛马”则给了更多的人机遇,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谁快谁慢,谁优谁劣,立见分晓。你若失去了机会,也别气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身处逆境不消沉,柳暗花明又一村。你若年轻,也别灰灰。马有识途之能,人有辨识之功,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

造工艺与稳固的结构设计,更印证了当年建筑师们的匠心与远见。

时光流转,第二工人疗养院的功能与命运随时代浪潮悄然转变。1972年,河西区结核病防治所从马场道迁至此处,原本的疗养空间转变为专业医疗场所;1992年,为适应区域医疗需求,这里增设肿瘤专科,启用“河西区肿瘤医院”名称,继续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作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推进,大型综合医院不断扩容更新,设施相对陈旧的疗养院逐渐难以满足现代化医疗需求。2003年后,这一曾经热闹的建筑群陷入沉寂,曾经的疗养病房、治疗室沦为闲置空间,唯有墙面上的夔纹花纹与挺拔的歇山式屋顶,默默诉说着往事。

2013年,天津市总工会第二工人疗养院被列为第四批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专家评审认为,其完整保留了上世纪50年代“民族形式”建筑的风貌特征,在建筑结构、材料运用、装饰工艺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是研究中国现代建筑发展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实例。这一认定,为这座老建筑的重修埋下伏笔。

2023年,借助柳林街区城市更新的契机,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文物保护设计团队接

八名壮汉抬着一顶步辇,平稳奔跑,游走镇街,抬辇人称之为“跑辇”,落字读如唠,指辇驾的抬起、稳跑和落下。这是津门古镇葛沽的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葛沽宝辇会”的拿手技艺。宝辇会以辇驾为主,配合以多种耍会,声势浩大。葛沽镇因而被命名为民俗花会之乡。

辇字,车上二夫,原本是指人拉的车。股周时用以载物,那辇是有轮子的。到秦时才去掉轮子,改用抬,称作步辇。这就是葛沽辇驾人抬行的来历。抬辇是力气活儿,由于乘辇的是帝王王后,不许颠簸,因而,抬辇必须做到移动起来稳如行舟,停止则如丝绵落地。快慢起落皆能平稳,是跑辇技艺的看点之一。

抬辇是负重运作,虽有辇杠压肩,步武却不能重浊。故而抬辇技艺形成一套规律体操。如:前杠用右肩,后杠用左肩;前杠先迈左脚,后杠先迈右脚,等等。辇前辇后各有一人把持,行话叫“把尺”,而辇的四脚,又各有一人于落辇时垫以小凳。把尺指挥,有专用口令,如:“着肩”“小步迟着”“跟啦”“打杆”“摆轿”“左带右手”“右带左手”“上手挂啊”“上挂软稍啊”……

一副辇杠,由十四人组成,加上替换人员,以及旗锣伞扇、金钹钺斧朝天凳等卤簿仪仗队,还有跟随辇驾的法鼓乐队,一辇出行,要六十余人参与。八驾辇,两海亭,一表率,参与人员就有七百余人。再加二十余道耍会,数百演员,数十服务人员,形成一支一千几百人浩浩荡荡的大队列。

这一千几百人没有报酬,是纯粹的志愿者。七万余人口的葛沽镇,一辈辈传承,递嬗增减,全镇两万七千个家庭,几乎家家都和这宝辇会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它已成为全镇人心中念念不忘的一桩唯此为大,不容轻觑的责任了。这样的民俗,何以形成?

津沽退海之地,老辈人比今人距离海洋更近。驻蹕的茶棚前,两根耸立的桅杆,垂挂十二连灯,实是海船设施的移置。老辈人航海、漕运,出海打鱼或煮海熬盐,都是靠海生存。汹涌的海水又使他们畏惧,一旦遇险而能得救的企望十分强烈。



骥骥新元启,神州景象生 (书法) 马孟杰

马是有力量有速度的动物,也是人类忠诚的伙伴。它们本来可以自由自在,驰骋赛场,但自从和人类接触之后,为报一槽之草和一卧之棚的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为人类服务。让它走就走,让它跑就跑,让它拉车就拉车,让它上战场就上战场。筋疲力尽,依然坚持,血洒疆场,在所不辞。

有一首歌叫《马儿啊,你慢些走》,旋律优美,歌词也很棒:“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走得太快,想得太多,很可能就忽视了身边的风景。有快有慢,有起有伏,有热有冷,有得有失,才是真正的生活。一声长嘶寒云去,四蹄踏风拂春来。英姿飒爽的马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千里驰骋的梦想,还有从容不迫的淡定心态。

当年船民在海上遇险得救的事件并不鲜见。被营救者皆怀感恩戴德之情,遂使善念流传。葛沽第一驾宝辇的兴起,正是从这样的故事开始的。

葛沽玉厚堂张家养的大船,在海上遭遇狂风巨浪而触礁,船底进水失控,几将倾覆,漂泊到福建海岸,万幸脱险,发现有两条大鱼堵住了漏洞。驾长回忆,听任生死之时,空中有女神显现。福建人说,能不沉船,乃是妈祖搭救。张家



船主返里之后,遂在家中供奉了天后娘娘塑像。当年元宵节时,玉厚堂的娘娘塑像被乡亲们请到官轿中巡游观灯,祈求人船平安的船民簇拥焚香。从此葛沽有了元宵节宝辇会风俗。这就是老辈人对扶危济困慈悲力量的推崇,以及对与人为善行为的激励。

宝辇会所撰联说,“海不扬波,神功远届江天外;民皆安堵,坤德常存泽国中”。坤德二字歌颂女性。葛沽的各辇和海亭、表率供奉有云霄、琼霄、碧霄、碧霞元君、眼光、孛、痘疹、妈祖等八位娘娘,清一色的女神。除却崇拜神功,这更是这些被母亲呵护着长大的壮汉扛在肩头的敬爱。诸多女神垂顾众生,受到高规格尊崇。贤妻良母此容光焕发,引以为傲,大慰芳心。

当今传承俗尚的,已是一群青年。或许,他们因成长环境不同于前辈,对这一民俗有着新的认识,但其参与的热情却十分高涨。因为爱家乡,他们有切身的感受,家乡独特的民俗被

“曾经沧海桑田,建辽六百廿华年。万斛明珠沾上酒,串成九水雨辞篇。”2024年12月23日是天津建卫筑城620周年纪念日,文化学者、收藏家姜维群先生为当时举办的清代天津宝辇谱展览题下这首诗。博物馆是收藏、研究、展示人类活动或自然环境见证物的公共服务机构。天津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拥有从距今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到百年以来的近现代文物,真实地记录了天津地区人类生产生活的历史过程。

天津的博物馆事业之开端,可追溯到1904年附设于新学书院的华北博物院的前身。也有研究者认为1903年开放的天津考工厂(天津劝业陈列所,直隶商品陈列所的前身)为天津最早的博物馆。1905年,由直隶工艺总局筹办的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在玉皇阁开馆。1914年,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在津创建北疆博物院,1928年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北方最早的综合自然历史博物馆,北疆博物院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目前仍以原建筑、原藏品、原展柜的形式对外开放。1918年,由学者严修次子严智怡创办的天津博物院正式成立。后几经变迁,该馆于1925年开馆的天津劝业馆、1930年成立的天津市立美术馆,合并成为天津市历史博物馆。1957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抽调其艺术部,成立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长期以来,徽章是文博场馆除参观券和简介单之外最常见的收藏纪念品。博物馆徽章可分为开馆纪念款、开馆周年纪念款、特色展览活动纪念款、年度(生肖)纪念款、常规款等几大类主题。如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矩形徽章,深红色的背景上印有白色书法馆名,不事修饰,类似于学校、工厂等机构工作人员佩戴的徽章。另一枚外形如钵盂造型的纪念章,以浅蓝色为底色,画面中心有金属原色的帆船与火炮图案,彰显历史博物馆的特色,能够让观众联想到馆内常设的古代史与近代史陈列。左上角的“LB”为历史博物馆简称“历博”两字汉语拼音首字母,这样的机构简称标注方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制作发行的徽章中较为常见。徽章背面的曲别针下方刻有“津

海内外关注,是所有葛沽人的荣耀。辇会之日,外来观众的汽车,从葛沽街排队到了十里外的泥沽。作为辇会中的一员,抬辇人那足够神气的身影映入观众眼中,他们抬辇虽沉重在肩,心里却有甜甜的滋味。

虽然他们没经历过古老的天津皇会,但有描摹皇会的诗文可鉴,一首诗说:“逐队幢幡百戏催,笙箫锣鼓响春雷。盈街真巷人如堵,万盏明灯看驾

辇会升华沽水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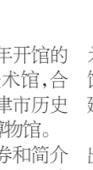


来。”此情此景,一如他们参与的宝辇会的场面。宝辇会,这份文化遗产的内容何其丰富!它融汇了漕运文化、舆服文化、礼仪文化和节庆文化。辇身上下被灯笼包围,连灯垂穗,庄重华美;法鼓钺铙,浑厚深沉;花会队列,五彩缤纷;笙管喇叭,嗷嘈喧阗;宝辇会涵盖了戏剧、音乐、舞蹈、书画、木雕、泥塑、服饰、刺绣等众多艺术门类。这些都是新一代人的审美情趣所在。宝辇会也维系着人们的年节需求。独特的中国年,人们需求欢乐、需求喜庆、愿享盛大,希冀祥和,不甘寂寞,乐见家乡载誉声远。这些追求也是宝辇会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妨用一首《浪淘沙》来录存一场宝辇会:何事系群情?法鼓笙箫,娘娘辇驾盛仪迎。几处茶棚陈祐佑,香火虔诚。巡幸九桥行,茵薄峥嵘。元宵盛会远蜚声。救困扶危彰上善,愿景心旌。 题图摄影:记者 潘立峰

万斛明珠沾上酒

罗丹



为馆徽的圆章。有者在“天鹅展翅图”(今自然博物馆所在建筑)时期的圆章图案,画面用简洁勾勒出建筑外形,还原出建筑特征,有明显的辨识度。

2018年,天津博物馆在成立100周年之际推出了一套盒装纪念徽章,共九枚,全部为异形金属材质,徽章分别选择天津博物馆历史沿革中的重要时间节点为展现内容,如1918年6月1日“天津博物院正式成立”圆形徽章、1928年与1935年分别更名的“河北第一博物院”“河北博物院”建筑门柱形章、2012年5月“新馆建成开馆”的建筑与玉壶春瓶结合章等。套章通过时间、建筑文物等元素,调用不同颜色和表现手法形成统一系列,将“无形文化”转化为“有形符号”,串联起百年天博的奋进历程。

题为20世纪90年代发行的天津自然博物馆恐龙图案纪念章。

笔线条都力求与原有部分浑然一体。在景观更新上,团队以“古今共融,活力新生”为主题,采用“微更新”手法激活空间。院落内原有的大树全部保留,适当增补本地树种,与城市绿色生态相连,融入区域生态系统。在原有连廊周围设置可移动式阶梯看台,既保护了连廊结构安全,又为市民提供了互动休闲场所。院落东入口以大树为核心,打造舒适的集散空间;中心区域改造为开放式多功能草坪,可举办艺术展览、文化沙龙;南侧原有的人防门板被改造为“二疗秀场”,成为音乐节、艺术节的举办地,一条可观、可游、可体验的艺术展廊就此形成。

室内设计则在保护文物本体质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水磨石地面是当年工

代。仲夏时节,室外草坪上的音乐活动吸引着市民与音乐爱好者,悠扬的旋律在老建筑间回荡;艺术展览、创意市集、企业招商活动接连不断,年轻创业者在此碰撞思想火花,艺术家从老建筑中汲取灵感。增设的简餐与茶饮服务,为活动参与者提供便利,更让这里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这座曾经的疗养胜地,正稳步迈向“创意之城产业运营服务中心”的目标,成为柳林街区产业先导区的重要支撑。

站在柳林街区望去,第二工人疗养院的歇山式屋顶与周边现代建筑交相辉映。这座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建筑,曾见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热情,经历过岁月的沉寂与坚守,如今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中重获新生。它的蜕变之路,不仅是一座建筑的命运转折,更是天津市发展理念的升华——尊重历史、传承文脉,让每一栋老建筑都能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继续书写属于这座城市的精彩篇章。

(刘畅系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主任建筑师;朱阳系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院长)



沽上丛话